

■ 笔随心动

凝望中国的表情

■ 李晓

凝望一个人的表情，看这个人的额头，眉毛，眼睛，面部肌肉的运动，都有来自灵魂搏动的曲线。

凝望一个村庄的表情，看这个村子树木的排列，炊烟的升腾，牛的眸子，羊趴在草前的姿势，春山如黛如美人眉眼。凝望一个城市的表情，它满满的人间烟火，在天幕下的幢幢高楼之间弥漫，抚慰着人心。

那么，当我凝望一个国家的表情呢？

秋天的一个夜里，我半夜起床，凝望着墙上的一张地图出神。我忍不住开始一点一点地抚摸着地图，河流山川，铁路公路，高原丘陵……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它一直住在我心房。

我的中国，它的每一寸土

地，都融入了我的血脉。我的中国，它的每一次心跳，都触动了我的灵魂。

我的中国，她奔腾的大河，逶迤的山脉，苍苍的森林……这些动脉一样的曲线，在地图上蜿蜒，浩瀚星空一样让我深情凝望。我在这辽阔大地上，去寻找最美的瞬间，最美的常态。因为，是他们，让祖国在梦想中前行的姿态更美，更生动，也更有温度。

我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广袤的乡村。一个70多岁的老农，他吆喝着一头牛在田野里耕耘，他的额头，和田野一同隆起皱纹，花白的头发，像覆盖在草叶上的霜。但我分明看见这样一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对土地的感情最深，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像风掀动着溪水两边的稻浪。在

乡村，我还看见一个在地里劳动过后的妇女，她淌着汗珠敞开胸怀喂奶，她的胸前有稻草屑，还有泥土，孩子贪婪地吸着乳汁。这样的母亲，和劳动的他们一样，是中国乡村大地上最美的风景。

在机器轰鸣的车间，我问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男孩，你愿意到工厂上班吗？他快乐地笑了，很好啊，一个人就是一颗螺丝钉，铆准自己的位置就是了，不要嫌小，一个人的一生，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气吞山河。同我告别时，他仰起一张青春的脸朝我灿烂地笑着。

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从来没在聚光灯下闪现过一次，默默无闻的他们，同样是中国最美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同样是中国好声音。在昏暗的矿灯照射下，他

麻利地躺在井下，娴熟地用凿子凿着头顶上方的煤层。煤块松动，煤渣掉在满是汗水的脸上，他用手抹了一把，再凿。这个人姓刘，我曾经访问过他，后来，和他成了朋友，他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为了资助山里的贫困学生背着书包翻过山梁上学，他下井挖煤三年，苍老的面容，是煤块燃尽后的浮现。

想起那年，我看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四川甘洛县大桥乡二坪村是凉山北部峡谷绝壁上的彝寨，李桂林、陆建芬夫妻把知识的种子播种在彝寨，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19年的清贫坚守，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希望艰辛地发芽。他们像一块煤，默默燃尽自己，那光亮，是中国大地上最美的火花。

还有西藏聂拉木县樟木镇的一个小村庄，一个低矮的老房院头，女主人叫次仁曲珍。她从1965年国庆节开始，每天坚持在院头升国旗，一直坚持了47年，老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一个国家的热爱。2013年春天，这个103岁的老奶奶，在她最后一次升起国旗后的第三天，离开了她热爱的这个国家，滚烫的那片土地。当我在电视里看见这个面容沧桑的老人时，我明白了，红旗下这样的面容，也是中国最美的守望。

最美的中国，最美的笑容与人群，实在是太多太多。其实你，我，他，都是这动人中国表情的一部分。在这种温暖的寻找里，我发现，正是这些美丽的中国人，合奏成了一个国家的宏大篇章，谱写了一个大写的

■ 亲情密码

与母亲爬吴山

■ 周勇

几年前，母亲从老家来杭州玩，我陪喜欢爬山的她登吴山。母亲爬山时往往不喜停步。她拎着一瓶水，一路上和我说着往事。小时候母亲家里穷，她说上初中时就因为太穷了，只好交柴火做学费，一担柴火一毛钱，交30担柴火才够一个学期学费。即便如此，母亲也只上到初一，便永远没有机会上学了。老师去劝学，外公让母亲躲起来，对老师说：“你看，我腿瘸病了，不能生产劳动，她是老大，要帮家里。”母亲从此再也没有进学堂。母亲对我说，为什么要送我们上学，这也是延续她的上学梦。

我说：“幸亏您老人家一直鼓励我努力，不然我就在农村待一辈子了。”母亲表示认可，“是的，不能让你们这一代人再受没书读的苦了。”

我们沿着山路往上走，我怕母亲累了，提出休息一下。母亲说不能休息，休息一下就会懈怠。人总是会想着偷点懒。

母亲拿维持一个家庭举例。她说自己咬紧牙关，就是想带好一个家。早年母亲在乡下造房，是为了有面子。后来我们家搬到城里，母亲又在城里花几十万元造房子，如今，在县城造出近六层楼的房子。她说，我们现在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说起我们家造房子，从置地开始，母亲和父亲有近五年时间，是在搭帐篷的水泥地过日子的，因为那时候父亲所在机械厂的房子拆了。“生活推着你往前迈步，跟爬山一样不能停，如果不是我坚持造房，你们兄妹回来住哪里去，你弟弟全家住哪里？”母亲告诉我，人这辈子就是在和自己较劲。

记得母亲来到城里后，便开始做生意养家，因为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无法满足全家开销。她起大早去市场盘货，再到摊位上去卖蔬菜，早起晚归。父亲是个工人，下班后就做饭，把饭送到母亲的农贸市场。上

■ 情景交融

未成熟的青橘

■ 余喜华

这是流传在高中同学圈中的一个故事。

那年八月，骄阳似火。他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从下塘港坐县城公交车辗转到了位于城西郊的她家。见到他来，他们四目相对，欲言又止。

下午四点钟，西斜的日头，已经挂在南面“石大人”的头顶上，她要

和爸爸一起去射橘。射橘，就是给橘树喷洒农药，预防橘树生病和落果。她爸爸不识字，看不懂药瓶上的说明书，不知道如何配比，她去帮爸爸一起配农药。他也跟着去了，他想借此仔细认识橘树，一个人坐在家

里，是很闷的。她的家，约100多米，在橘园的田埂上穿行，要当心的是橘枝碰到头。橘园离江堤只有十几米远，他的视力很好，稍稍抬抬眼，就能看得清蓝幽幽的江面，和江面上起伏的波瀾。如同他看

她，只要她嘴角微微一动，就能看出她心中的涟漪。他爸在供销社上班，家里分的地都转包给别人种了。他没有种过地，也不会喷农药。但橘林里的秀色，让他充满好奇。他们帮她爸爸按照药瓶标签上标注的配比，在肥桶里先打上少量的水，倒入一定容量的原药，用肥勺搅拌均匀，再加注一定量的

世纪80年代，每天挣三五元钱，就能称上几两肉打牙祭，再买点小菜回来。那时父亲一个月大约40元工资，母亲每个月能挣六七十元。“我没有停下脚步，如果在农村，你上大学，哪有钱送你去读啊！”

母亲瘦小的身子在林间穿梭，阳光影影绰绰，从一棵树跳向另一棵树。母亲的情绪也便好起来，不一会我们爬到吴山集贤亭，一览众山小。母亲很开心，她说：“世界上没有投机取巧的事，你决定要去做，又能吃得苦中苦，你肯定可以做好！你看我70岁了，爬山照样没事的。这座山不算高的，不过瘾。”

母亲一直在比较着，她说老家南华山比这吴山高多了。我说，吴山以前是浅海，你看这些石头。母亲说可不嘛，像海里的礁石。谁能想象几十年和几十万年的变化，人一辈子变化也是快的。“你和你妹妹到杭州，生活得美满就好，我放心了。只是以后遇到事情也要咬牙迈过去，车到山前必有路，相信自己可以应付的。你说再生二孩养不起，我和你父亲生了你们四个孩子，不也养大了？其中老二没有活下来，那是因为得了绝症。只要相信自己有双手，坚持下去，路，终归就在脚下。”

母亲的话，我是赞同的。现在我们也如同爬山，人生到了一种境界，总是会看开一点。我们在杭州生活，买房、还贷、养孩子，固然艰苦，但这比不过母亲曾经的苦日子。所以，眼前的日子就是吃苦和坚持开出的美丽花朵。母亲语重心长地说，遇到困难总想着躲避怎么行呢？母亲的话给我以启迪。

我们一起坚持爬上山顶，如同人生路上，共同经历一段绕不开的困难，而终于能攀越的旅程。在这条路上，我们没有犹豫，没有彷徨。我们始终相信：人生的秘诀，在于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速度，莫因疾进而不堪重荷，莫因迟缓而空耗生命。

■ 往事如烟

难忘天琴姑姑

■ 黄仕忠

那年，村里的姑娘天琴上吊死了。她那4岁的侄儿对人说，前两天他就看见有个陌生人在姑姑后头跟进跟出的。再后来，就出事了。村里人说：“小人头眼净，看得见鬼。”意思是说，这侄儿看见的，应是来找替身的吊死鬼。

按辈份，我该叫天琴一声姑姑，其实她只比我大姐大1岁。时值初夏的一天傍晚，大姐在大溪里洗衣服，母亲让我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去。我抱着衣服到了溪边，溪水清清，浸到了大姐的脚踝，水底的卵石清晰可见，一堆衣服泡在水中。我看见天琴也在那里搓衣服，把裤脚卷得高高的。她抬头见到我，眼中满是笑意，对我姐说：“这是你家什忠吧，都长得这么高了！”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话，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时我12岁，身子刚刚抽条。她的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所以记住了这个场景，还有她的那个眼神。

印象中天琴个子瘦高，能吃苦，做事勤快，从无怨言，待人也厚道。只是小时候因患眼疾，右眼角上留下很大的一个疤痕，所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媒人介绍了好多个对象，她都被嫌弃了。还有一次男方来她家里相亲，回话时支支吾吾的，原来，那男孩相中的是她的妹妹。后来还有更过分的，介绍的对象是一个有严重残疾的，她又不愿意。最后一次，她父亲终于谈妥了一户人

家，却是地主成分，听说人也长得不怎么样，她心中郁闷难解，就生病了。家里人带她去县里看过病，结果在回家后的下午就上吊了。她侄儿所见的鬼魂般的“陌生人”，大约是那牵线的媒人吧。

事情发生在1972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她才20岁，正是花样年华，就这般凋谢了。当时是“文革”期间，她心中无比恐惧，所以宁愿去死，也不愿去做地主的儿媳。

人险时，很多人跑去看。我想起几天前她还在夸奖我来着，音容笑貌都在眼前，便不敢去看。我怕看见了她的遗容，会一直忘不掉。

她的父兄用一副打墙用的一尺宽八尺长的“墙师板”，把她草草地葬到了小山头上一个面朝西南的角落里。那周围原本就有不少坟茔，有些双穴老坟在“文革”中被挖开了，留下两个黑黝黝的廓洞，像是被剃去眸子的眼窝，怅望着远方，这景象让孩子们看着就害怕。

我那时在“上木沉庙”上小学，每天都要从小山头边上往返四次，和同学一起经过时还好，要是我独自经过这片山坡，就会想起天琴姑姑被安葬在那里，心也不由得揪紧了。甚至有很多次，我在晚上做了噩梦，梦中逃到小山上躲藏，犹记着不敢往她坟头那边去，心底却又有一丝儿莫名坦然，我在梦中想：“要是遇见了她的魂灵，她依然会对我很和善的吧？”

■ 直击真相

我依然选择信任

■ 王珍

眼睛已经是非常近视了，如果耳朵再出点毛病，那生命就像停电的黑夜。所以在耳鸣、耳朵不舒服了一些日子后，我走进了一家民营医院，有了一次完全不同的看病感受：就医环境舒适，不用排长队，专家医生亲切温和就像姐妹。

听完我述症后，医生麻利地开出一堆检查单子。付钱、检查、化验、治疗，全程有人陪同。检查结果一出，医生非常耐心，把病情、发展趋势，讲解得明明白白：幸亏来得及时，幸亏来对了地方，不然后果很严重。在听到医生说，“只需一个简单微创手术加五天治疗，保证治好”的治疗方案后，我欣然接受。虽然近两万元的医药费，但我觉得只要有好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花钱是值得的。

就在我等待手起刀落、手到病除的结果时，弟弟打来电

话，不无担心地告诉我：江湖上对这家医院可是有些负面的传说。姐姐是有文化的人，应该不那么容易上当，但留个心眼还是必须的。毕竟，能打包票说百分百治得好

的医生多少让人有些不大放心。但我觉得弟弟也许在过去治病的过程中吃过不少苦，所以变得过于谨小慎微了。从我的经验来看，我一路走来，碰到的还真的全都是好人。尤其是在我有一次生病住院时，我的主治医生是院长，正好是我在教的学生

的爸爸。他对我说，急性发作的病一定要及时治好，不能拖，拖成了慢性病就比较难根治。他让我要信任他，好好配合治疗。他保证治好我的承诺，给了我信心，也很治愈。

感谢这位德艺双馨的好医生，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让我明白了

一个道理：医患、师生，乃至更多的人与人之间，都是需要互相信任、互相配合的关系，光靠一方努力，确实很难达

到良好的效果。此后，我一直把这套信任体系奉为圭臬。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如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心不设防，用良好的心态看世界，用乐观的心情做事，用善良的心肠待人，光明坦白，他的人生一定比别人快乐许多。我也基本上是这样简单地活着，这样简单地快乐地着。这说明一个道理，至少，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值得信赖的。

我当然知道，信任的前提是靠谱，比如医生的医者仁心，老师的为人师表等。只有坚持职业道德操守的人，才有值得被信任的前提。当然，这样的前提并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只有当我发现自己的耳朵没有被医好，鼻子却出了问题，喉咙也开始疼痛的时候，才明白：信任有时需要冒险。尤其是像我这样，因为碰到的全是好人好事所产生的信任，本来就浅薄、脆弱，不堪一击。

整个治疗过程，那位牛气

冲天的专家医生，除了动动嘴皮子信誓旦旦的“包治好”承诺之外，从来没有看一眼我的耳朵，也从来没有碰过一下我的鼻子，甚至所有的医药单子都是她的助手打的。我耗时费钱事，用善良的心肠待人，光明坦白，他的人生一定比别人快乐许多。我也基本上是这样简单地活着，这样简单地快乐地着。这说明一个道理，至少，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值得信赖的。

我想说，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千万别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烂冬瓜烂茄子，轻易地动刀动剪；我还想说，一名戴着头衔、会吆喝的庸医，比街头游医更可怕；我更想说，一名医生的医德医术任何一项出了差错，都是草菅人命；一家医疗机构的唯利是图，无限接近于谋财害命。

而对那位牛气的专家医生，我只想说，我感到难过，不是因为

你欺骗了我，而是因为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

说实话，我很怕将猜忌和怀疑作为看待他人和事物的首要准则，哪怕来自他人善意的帮助也要怀疑是不是别有目的，有所企图。一个时时戒备、处处设防，时刻怀疑的社会，会让人崩溃的。那些讹人的、碰瓷的和没有职业道德的人，真的是透支了公众的信任。而信任有时真的就像一张纸，一旦被粗暴揉皱，就很难抚平回到原来的样子。

痛定思痛，我对信任有了重新



■ 真情流淌

永恒的怀念(外一首)

■ 应红枫

曾经的烽烟和炮声
已经凝固
成为一行行不朽的铭文
先烈的血脉
在阳光下如鱼鳞般枝叶四展
晨曦下的墓地
那一方方庄严的誓言
掩盖住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生命的坚强与脆弱
已升华为永恒的怀念

历史的长河

总是惊涛四起
每一次注视
总是站成仰望的姿态
看先辈的脚印绵延
如一串串长长的游鱼
寻求崭新的黎明

十月
我在默读那些光辉的名字
我的双手
已溢满丹桂绽苞的声音

时间的音律

遗落在我汗湿的手心

一种自嘲从心底涌起
恍然记起五月的花朵
有过砰然坠落的声音
那一夜
岩石的坚硬
击伤我跋涉的渴望
不经意走过十月的背面
徒然发现有醒目的红字
证明我必须
直达终点